

往事如烟

我出生在煤矿,父母都在矿上上班,从小耳濡目染,对煤矿有一种特别的情愫。看惯了高高耸立的煤仓、蜿蜒盘旋的铁轨和满载乌金的火车,听惯了轰鸣的机器声……有关矿山的记忆,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中。

日历里的记忆

记得小时候,我们家的三屉桌上总是放着一本棕红色的日历,爸爸在里边记载着一家老小的生日、亲戚六眷的姓名,登记着一年四季的粮食产量、日常收支,标注着传统节日、农时节气,密密麻麻、林林总总。而我总是盼着日历翻到生日的那一天,奶奶总会给我煮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挂面。

那时的日历装帧简单,内容朴素,却令人爱不释手。封面上白白胖胖的执童童子天真无邪、稚态可掬,代表着纯洁、希望和美好,是多少人渴望瓜瓞绵绵、人丁兴旺的不灭情怀。慈眉善目的财神爷笑容满面、心怀慈悲,象征着财富、智慧和福气,是人们祈福纳财、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。喜气洋洋的“双喜”图案成双成对、相依相爱,寄托着喜庆、吉祥和安宁,是人们祈愿幸福美满、平安喜乐的真实写照。

我喜欢上日历,是因为蕴藏在里面丰富的知识。“春雨贵如油,一滴不让流”“立夏前后,种瓜点豆”“种子要选,秧苗要移”“白露早,寒露迟,秋分种麦正当时”。这些农事农谚概括性和科学性较强,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结晶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日之计在于寅”“业精于勤荒于嬉,行成于思而毁于随”“贫寒休要怨,富贵须骄”“立身存笃信,景行胜将金”,其中的名言警句耐人寻味、发人深思。“负薪挂角、凿壁借光、悬梁刺股、卧薪尝胆……”包含的励志故事给人以启迪,让人受到激励鼓舞。

小小一本日历包罗万象,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,弥足珍贵,让人大开眼界。我上高中的语文代课老师姓唐,见我喜好古诗文,有一次趁着到安康城开会的机会,特意买了一本刊印有唐诗宋词的日历,并在扉页写下“学不可以已”几个俊秀的行楷字送给我,我如获至宝,一连看了好几遍,还在内页空白地方记了不少笔记。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”……自由奔放、格调雅致、意境深远的唐诗脍炙人口、回味无穷。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“云中谁寄锦书来,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”……清丽典雅、含蓄婉约、豪放旷达的宋词动人心魄、引人入胜。后来我才知道唐老师买下日历,连中午饭也没吃就径直搭乘公共汽车回到学校。“摇落深知宋玉悲,风流儒雅亦吾师”,只可惜那本日历几经搬迁已不知存放在何处,而给我以温暖、授我以知识的师生情深永远不能忘记。

时间是公平的,日历是真实的。过去,无论机关单位、百姓人家,都喜欢在墙壁、案头挂(放)一册日历,记录平凡日子,写下寻常人生。我调任县信用联社办公室主任后,组织拍摄当地风景名胜、人物风情、特色产业、城乡新貌等,配以普惠金融知识和信贷产品介绍,定制成日历,赠送给居民群众,为他们送去生活常识、捎去美好祝福,深受乡亲们欢迎。

如今,日历早已褪去时光的色泽,但日子每天都会翻开新的一页,日复一日、繁花人间,记忆常在、美好永存。



煤矿情愫

□杜鑫

摔倒在泥泞的小路上,他下意识地把我护住,不让摩托车压住我,还一直安慰我。后来才知道,他的两腿全是淤青,而我毫发未伤。

后来我开始骑自行车,与三五好友成群结伴上学,沿途是被煤涂抹了一层又一层黑粉的行道树,还有一辆辆拉煤的大货车,走在路上发现白色衬衫上总有细细的煤粒儿。自此,我开始讨厌煤,煤尘与随处可见的黑色伴随着我的成长,让我放弃了白色衬衫,让我看不到语文书中如诗如画的风景。高三那年,第一次有了离开这个地方的念头,我开始拼命学习,挑灯夜战,鞭策自己读书是唯一出路,走出去才能看

到不一样的风景。成年后,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县城,来到了济南。“泉涌济南城,美景入眼庭,青山抱碧水,古韵满溪湾,泉声潺潺处,人间仙境情。”这大概是对济南最真实的写照。道路两旁是绿色的植物和潺潺的流水,是我梦中想看到的绿色。

我随意地坐在路边,起来后惊奇地发现衣服很干净不用拍打,我想没有煤的地方真好。可后来,每次坐地上起来还是会自然地拍打,还会跟周围朋友不自主地介绍我和煤的“爱恨情仇”。我才知道我与煤是分不开的,不管我走多

远,煤都深深地影响着我。

大学毕业后,为了解与煤的不解之缘和这一抹浓浓的乡愁,我改读了煤化工方向的研究生,了解了煤的产出与用途,研究生生产工艺的改进。今年我有幸入职陕煤集团,在学习培训中,我看到陕北的几个煤矿已经启用VR实景安全教育培训、智能通风系统、矿用机器人等高科技手段,生产方式更加安全,矿井实现智能化无人开采,“地面像花园,井下像工厂”的智慧矿山正在普及推广中。那辆黑色的摩托车与脏兮兮的白衬衫已成了遥远的记忆,煤矿正在焕发新的蓬勃生机……

黄昏排骨香

□郝壮壮

了,一口热水入腹,胃中涌起一股暖流,好不容易被压下去的饥饿顿时燃烧,我坐在桌前狼吞虎咽起来……

“锅里还有蒸馍,想吃自己去拿啊!”妈妈的声音传来,打断了沉浸在吃饭中的我。我这才发现一桌子饭已如风卷残云一般,被我吃去大半了,而妈妈还没动筷呢!

“妈——” “我不吃,你吃你的,我减肥呢。” 我夹起盘子里一块分量很足的排骨,想去递给妈妈,被她出声阻止。我这才注意到,妈

妈脸上汗渍交错纵横,把脸都弄得有些花了,她额角的头发蜷弯曲扭,仿佛被火燎了一样黏在额头上。

我想起以前也见过几次妈妈做饭,却不曾记得她有这许多的汗,也不曾记得她额角有被像火燎一样的头发。是我以前一直都注意呢,还是妈妈老了,体力不如从前了?

我看着桌上所剩无几的饭菜,猛然意识到,自己饭量大了许多。妈妈体力不如以前了,随着我逐渐走入自己生命的正午,妈妈也逐渐走入了她生命的黄昏。橘红色的晚风还在吹,一如既往地吹,吹过我的正午,吹过她的黄昏。

我用双手举起那块排骨,将之举在灯光下。已经在盘中放凉、色泽黯淡的排骨,经过灯光涂染,又呈现出其刚出锅时香气浓郁、色如燃烧的模样,我噙起嘴使劲地吹它,像晚风那样吹,吹得它的香气飘满整个黄昏。

连翘花的春天

□周衍会

我马上想到了班上那些古灵精怪的孩子,他们虽然成绩不好,却纯朴善良。显而易见,是他们见我心情不好,想方设法逗我开心。那些迎春花,应该是他们从学校门口的绿化带里采来的,枝条上缀满了金黄色的小花,在春阳的抚摸下,张开小嘴儿笑着,我的心也立马明媚起来……

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对迎春花,我虽然印象深刻,但并不是太喜欢。后来的很多个春天里,我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。毕竟,与接下来登场的粉红的桃花、雪白的梨花、金黄的油菜花相比,它们太普通了,花色也有些单调。

但对爱花人来说,是不会错过这被誉为“东风第一枝”的迎春花的。办公室一位女同事喜爱花花草草,我回到办公室时,她已剪回了几枝花,正往花瓶里插,那金黄色花瓣,散发着淡雅的清香,像一个个小喇叭,吹响了一支清新的春之曲。

“好漂亮的迎春花啊!”我顺口赞了一句。 “这不是迎春,这是连翘。”同事笑吟吟地说,“这两种花很像,我以前也一直弄错了。你看,这花的小枝是浅褐色的,中空无髓,而迎春的枝条充实,是绿色的。迎春有六片花瓣,连翘只有四瓣……我们在绿化带中见到的,大都是连翘。”



原来是这样。这么多年来,我眼中的迎春花,可能一直是个美丽的错误啊!我又想起当年教的第一批学生,他们毕业后,大都从事普通工作,也有事业小成的,同学聚会时他们常邀请我参加。每每看着那明朗的笑容,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,总会让我想起当年绽放在我窗台上的迎春花,不,极有可能是连翘,满枝金黄,娇美可爱。

白居易有句诗说:“金英翠带带春寒,黄色花中有几般。”连翘虽然是“冒牌”的迎春花,但在我的心中,它也是春的使者,送来了春天的消息,告诉我们要认真、努力地生活。

连翘花也有春天,连翘花的春天同样精彩。

给娘梳头

□姜海霞

不上对美的追求。在我的记忆中,她的梳洗是简单的,梳子蘸着水,在头上梳几下,就算完事了。所以她的头发总是凌乱的,瑟瑟如秋后的枯草。

日子一天天逝去,母亲一天天衰老,直到满头白发。

我参加工作后,几乎每次回家都能看到母亲在巷口等待的身影。最先看见的就是母亲的白发,风起处,吹动母亲前额的白发,我总觉得那就像一面召唤的旗帜,召唤着儿女的回归。

腊月初八是母亲的生日,那一天天气晴好。母亲拿一把凳子,坐在场院里晒太阳。她眯着眼,好像院中忙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,她把自己“陷入”一种寂静之中。她的满头白发,在阳光下发着光,泛出一抹银白色的宁静,释放着一种笃

定的禅意。

我和母亲最温馨的时光,就是在自家的场院里给母亲梳头。母亲稀疏的白发被散开来,我用手和梳子一下一下地抚着、梳着,动作轻柔缓慢,有太多往事浮现。我和母亲就这样闲聊着,被慈祥而温暖的阳光照耀着。母亲银白的头发,似乎也溢出了圣洁的光泽。在梳头的过程中,母亲也将一缕头发在手心里反反复复地抚着,似乎在沉思,在回忆。她是否在想她远逝的青春,她嫁到村里来时的那一头乌黑长发?

年迈的母亲,现在喜欢闲坐,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,沐浴在时间的光影里,娴静而安详。我知道,岁月已把母亲的头发洗白,岁月在母亲的脸上留下深深的皱纹。母亲的皱纹就像是一朵浪花,在白发里盛开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幸好,母亲还健在,回乡下老家还可以和母亲一起吃饭,在院子里给娘梳头。娘在,故乡便在,心里便踏实、知足、幸福。

山乡歌声

□陈绪伟

物而编歌词,依情随心而编曲调,坦率地表达心声。而在陕南汉阴,乡下人唱得最多的是“油菜花儿开”的情愫。

有人说,不到江南,就不知道中国的风景有多美。我说不到汉阴,就不知道油菜花节的情节有多浓。早在唐代,就有“月夜垂柳青丝长,农夫村女耕作忙;轻便一挥芳径去,漫闻油菜花花香。金花诱妹芳心开,情哥护花在心怀;收获菜籽榨油,接妹到家把堂拜”的花海踏青歌流传至今。

乡下的歌,也讲花的情调。比如“暖风催花开,花香钻鼻来”调唱怀春之花;“山川金披披,姐妹伴成对呢”润调乡情之花;“一杆撞下枪,龙口喷金泉哪”唱榨油,调充收获之花

等等。春唱油菜花,夏吟荷花,秋声菊花香,冬歌茶花红者,不分男女老幼,无论乡下人还是城里人,都善于触景生情。就这样一年四季,农活忙不完,歌声不间断,用即兴编唱来抒遣情怀。

庄稼人在农作间隙,以歌代言,倾吐心事,诉说衷肠,用生动的语言和朴实的情感,抒发乡村自然人文的事项,描绘人生美好的憧憬。每年大大小小的节日聚会、对唱歌会,就成为人们联络感情、增进友谊、表达生活真情的最佳方式。特别是一年一度“油菜花节”文化旅游季,能吸引海内外的人们实景表演、花海对歌,人数达数万人之众,场面蔚为壮观。民俗文化和花海情歌,震荡着千千万万

亲情一线

父母的朴实情怀

□王永锋

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,像许许多多农村家庭一样,父母靠种地维持生计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父母用那双粗糙而又略显黝黑的双手供养我们三个孩子上了大学,没有行色匆匆,也没有光芒四射,一切都显得是那平平淡淡着。看着他们愈发瘦弱的身躯、日益佝偻的腰脊、渐渐斑白的鬓发,一股莫名的忧愁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打开尘封的记忆,回想起往事,时间仿佛开始倒流,我似乎回到了小的时候,记忆中是他们用一言一行,让淳朴这一优良的品质刻在了我的骨子里,使之成为我一生的财富。

三个男孩的五口之家,家里经济条件非常拮据。每当开学的日子到来,我们兄弟三人能按时如数交上学费,已经算得上是在同龄的孩子中比较幸运的了,这得益于父母勤俭持家的好习惯。印象中,小时候父母很少待在家里,他们总有干不完的农活,烈日炎炎下,总能见到他们在农田里挥洒着汗水,辛勤劳作。日暮降临,他们会把修剪的果树枝拉回来烧柴做饭,秋天的玉米秸秆也会被拉回来做冬天烧炕取暖的燃料,玉米芯也被用来用作引火。那时候,有着装满一辆三轮车煤炭就够我们一家过冬了。而我们三人的鞋子都是母亲日复一日抽空一针一线做出来的。哥哥的衣服小了,母亲修修改改再给二哥和我穿。在我心里,只要是生活所需要的,母亲总想着法子做出来,每一样物品,她都能发挥出它们最大的价值。而对于学习上所需的物品,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们为难,她宁愿自己吃苦,也要让我们好好学习走出农村。

小时候,因自己穿着破旧而感到自卑,因父母为了凑学费发愁而内心难过了,因债主上门而愤怒却又无奈;长大了,因生活的不如意而沮丧,因不能带给父母自己认为好的生活而自责,因工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而自暴自弃。每当痛苦难过的时候,总会让我想到父亲即使身处困境,也总能笑着去面对的心境。他从不抱怨环境,不放弃每一次机会。他常说:“不怕慢,就怕站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,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,不怕你做得有多慢,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做,就一定会有成绩。所以,不论在面临何种艰难困境时,我总会告诫自己,只有立刻行动起来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。

父母的爱情没有甜言蜜语,没有深情告白,这种爱情不似湍急的江河,更像是涓涓细流,少了一份激流勇进,多了一份成熟与稳重。父亲很多时候都是沉默寡言的,母亲忙里忙外好像也不知道浪漫为何物。但他们有事共担、有难共扛的坚持,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相濡以沫,什么叫共为一体。每次父亲出门的时候,母亲总是叮叮咛咛嘱咐,生怕父亲忘记了什么事情,怕父亲在外面受委屈。如果傍晚,一个还没回家,另一个肯定会碎碎念着“这会儿应该走到哪里了”“估计快回来了吧”之类的话,虽然大多数的饭菜都是母亲准备的,但父亲也会在母亲不方便的时候,主动做好饭菜,分担一份家务,不让母亲受累。这些记忆温暖着我,让我在与妻子的相处中,总能做到彼此相互加油和鼓励,笑着去面对挑战,共同去克服生活中的磨难。

如今,我们三兄弟都已参加工作,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。我们也会时常回到家里和父母团聚,温馨融洽的氛围总让我们恋恋不舍,不忍离开。父母朴实的笑容时时温暖着我的心,像是一座照向远方的灯塔,每当我迷茫的时候,总能激发起我的斗志,指引我前进。他们不仅仅是我的父母,也是我人生最初的导师,引导我用一言一行教育着下一代,让淳朴的家风薪火相传。

人的心灵。

家乡如今的很多歌,已在大小城镇热风般流行,还让从乡村来到城镇打工的、办事的人听得热泪盈眶,激情澎湃。比如脍炙人口的《油菜花儿开》《凤江女》《美丽的凤堰》《十里桃花》《茶花情》等等,乡村特色浓郁。这些歌在乡村的土地上,不是乡村人是唱不出“乡味”的。后来城里人巧扮乡村人在舞台上演唱,专业歌手用美妙的歌喉、优美的伴奏在多彩的灯光中演唱,体现出现代装饰的美感。而乡下人唱歌不修不饰,不妆不扮,不分美声和通俗,一任而性地去宣泄歌喉的生命之音,酣畅淋漓地抒发心中之声。

真正的“乡下人”,不做作,不矫情,贴实际,近生活,亲民真,真情真真唱“乡下的歌”。山村乡下,不仅有歌,而且主题鲜明;言词淳朴,音韵厚实。

乡下歌声不断,乡音传世永久。

快乐家园